

列 宁

論和平与战争

世界知識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論 和 平 与 战 爭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列 寧
論和平与战争

出 版 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 刷 者 工人出版社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新 华 书 店

定 价 (精) 每 本 一 元 四 角
(平) 每 本 五 角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5 · 插頁(精)5(平)3 · 字数 110,000

1959 年 11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 · 435

編 者 的 話

和平还是战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各国人民都关心这个问题。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列宁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也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和平与战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我们特地编了这本书。

本书材料选自“列宁全集”。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按问题分类，并加了一些按语。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收集了列宁有关和平与战争的论述。有些重复的材料没有收入，但也很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论点，尚希读者指正。

目 录

一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1
二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9
三	无产阶级必须武装自己，对付国内和国际的 武装的资产阶级.....	31
四	战争与革命的关系.....	37
五	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78
六	苏维埃政权争取和平的斗争.....	83
七	和平是有条件的.....	98
八	经过斗争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仍有斗争.....	110
九	关于和平主义.....	120
十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只有社会主义 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	149

一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列宁在 1915—1917 年写的一些著作中指出，要正确地分析战争，就要对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全部政策作一个总的考察，因为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

“这是熟諳軍事問題的作家克勞塞維茨說過的一句至理名言。馬克思主义者始終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討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論基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試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的战争。你們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等国的政府和統治階級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紀以来，实行了掠夺殖民地、压迫異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当前的战争正是这一政策的继续，也只能是这一政策的继续。特別在奥国和俄国，無論平时或战时的政策都是要奴役各民族，而不是解放各民族。相反地，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一些附屬国里，我們看到的却是亿万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現在仍然可能是資產階級进步的 and 民族解放的战争。

“在考察当前的战争时，只要把这一战争視為‘大’国及其主要階級的政策の继续，就立刻可以看出，认为在当前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辯护，那完全是反历史的、虚伪的和騙人

的。”

(摘自“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284頁)

“普列汉諾夫为了取悅于资产階級而无耻地歪曲了辯証法，辯証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繼續’。这是軍事史問題的偉大作家之一克勞塞維茨^①所下的定义，他的思想曾为黑格尔所发揚。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終是这样的，他們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某些有关国家（和其内部各个階級）当前的政策的繼續。”

(摘自“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195頁)

“讓我們回忆一下被考茨基分子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学說的基本概念。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繼續执行交战国的統治階級早在战前就已經执行的那一政策。和約也是那一政策的繼續，它記下軍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之間的一些变化。战争本身并不改变战前政策发展的方向，只是加速这一发展。

“1870—1871年的战争是爭取德国的解放和統一的资产階級进步政策（延續了几十年）的繼續。拿破侖第三被击败和被推翻，加速了德国的解放。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不掠夺法国、同共和国簽訂光荣和約的和平綱領是考虑到进步资产階

① Karl 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 Werke, I Bd., S. 28. 參看第3卷第139—140頁：“誰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各国政府間和各个民族間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們往往都这样想，似乎战争一起，这种关系就会中断，并且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己特殊規律支配的形勢。我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們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通过另一种方式干預的繼續。”

級的這一成就的，這個綱領是對民主資產階級的支持。

“你們看，在 1914—1916 年帝國主義大戰的情況下，還妄想盲目地‘重複’這個例子，那是多么滑稽可笑呵。這次戰爭繼續執行的是掠奪世界、爭奪殖民地以及其他等等的腐朽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政策。這次戰爭是在資產階級關係的基礎上進行的，由於客觀環境的緣故，不可能導致任何民主的‘進步’，只會加強和擴大各種壓迫、特別是民族壓迫，不管戰爭結局如何，結果總是這樣。”

（摘自“論‘和平綱領’”，1916 年 3 月 25 日。見“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2 卷第 157 頁）

“馬克思主義作了這種分析，它指出如果戰爭的‘真正實質’在於，例如，推翻異族壓迫（這對 1789—1871 年的歐洲來說是特別典型的），那末，戰爭從被壓迫國家或民族方面說來就是進步的。如果戰爭的‘真正實質’是重新分割殖民地、瓜分贓物、掠奪他國領土（1914—1916 年的戰爭就是這樣的），那末保衛祖國的詞句就是‘完全欺騙人民的’。

“怎樣找出戰爭的‘真正實質’，怎樣識別它呢？戰爭是政策的繼續。應當研究戰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導致和已經導致戰爭的政策。如果政策是帝國主義政策，就是說，如果它保護財政資本的利益，掠奪和壓迫殖民地和其他國家，那末由這種政策而產生的戰爭便是帝國主義戰爭。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政策，就是說，如果它反映了反對民族壓迫的群眾運動，那末由這種政策而產生的戰爭便是民族解放戰爭。

“庸夫俗子不懂得戰爭是‘政策的繼續’，因此他們只會喊什麼‘敵人侵犯’，‘敵人侵入我國’，而不去分析戰爭是由於什麼而打起來的，是什麼階級為了什麼政治目的進行的。皮·基也夫

斯基完全降低到这种庸夫俗子的水平，他說，看，德国人占領了比利时，可見，从自決的观点看来，‘比利时社会爱国主义者是正确的’；或者說，德国人占領了法国的一部分領土，可見，‘盖得可以得意了’，因为‘問題牽涉到这个民族居住的領土’（而不是别的民族的）。

“对于庸夫俗子說来，重要的是军队打到了什么地方，現在打胜仗的是誰。对于馬克思主义者說来，重要的是这场勝負无常的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

.....

“简单地說，在帝国主义（即压迫許多異族人民、用依賴財政資本等等的密网纏住他們）列强之間进行的或它們勾結在一起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6年的战争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是一种騙局，是替战争作辯护。

“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压迫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就是在今天也是可能的。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而‘保卫祖国’，这不是欺騙，社会主义者也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

“民族自决也就是爭取民族彻底解放、爭取彻底独立和反对兼并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只要不背棄社会主义，就不能拒絕这种斗争，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直到起义或战争为止。”

（摘自“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1916年8—10月。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卷第23—25頁）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

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在战时所实行的政策，必然是它们在战前长时期内所实行的政策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8世纪末，法国的革命市民和革命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镇压了本国的君主和地主。革命阶级实行的这种政策不能不彻底动摇整个落后的、专制的、君主的、半封建的欧洲。后来欧洲的所有君主国结成了有名的联盟，用反革命的战争反对革命的法国，这种战争也就是胜利了的法国革命阶级的政策的必然继续。革命的法国人民不但当时在国内第一次表现出了几百年来没有过的革命毅力，而且在18世纪末叶的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巨大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现时资产阶级报刊的政论家根本忘记了的东西，他们利用还不觉悟的人民群众怀有偏见，愚昧无知，不懂得每个国家、每个阶级所发动的任何战争与它们战前的政策有着密切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联系，而愚弄这些人民群众。每个战前实行统治的阶级都保证用所谓的‘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所以说是‘所谓的’，是因为它们为了‘和平地’统治殖民地而采用的那些镇压手段，未必能够称得上是和平的。

“在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由于欧洲人民完全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实现了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要了解現代的战争，首先必須对欧洲各国的全部政策作一个总的观察。不应该抓往住容易从社会现象联系中抽出来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个别例子和个别事实，因为相反的例子也是很容易举出来的。应该从欧洲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这些国家整个制度的全部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种制度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次战争的。

.....

“我們必須真正地研究和了解资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互相反对的英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在战前几十年間所实行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們不仅会忘記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次战争，会被鼓吹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騙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

（摘自“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卷第369—371頁）

1919年列宁在演說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統治階級、地主和資本家的政策的繼續；无产階級革命的战争是无产階級政策的繼續。

“我已經說过，战争是政策的繼續。我們从我們本国的战争中已經体会到了这一点。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統治階級、地主和資本家的政策的繼續，它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反対，是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最好手段。帝国主义战争使我們俄国輕而易举地推翻了君主政体，推翻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資產階級，其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繼續，是帝国主义政策更激烈更露骨的表现。我們的战争則是我們共产主义政策的繼續，无产階級政策的繼續。直到現在，我們还从孟

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从非党人士和动摇分子那里看到和听到这样的說法：‘你們答应的是和平，拿出来的却是战争，你們欺騙了劳动群众。’我們說，虽然劳动群众沒有学过馬克思主义，但他們是被压迫者，他們亲身体会什么是地主資本家已經有几十年的時間，他們的阶级本能使他們清楚地辨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区别。对于受过几十年压迫的人來說，这两种战争之間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繼續。它促使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統治者。反对地主和資本家的国内战争，是推翻这些地主和資本家的政策的繼續，这种战争愈向前发展，就愈能加强劳动群众同领导这一战争的无产阶级之間的联系。尽管受过种种苦难，尽管遭到过多次惨敗，尽管这些失敗異常惨重，尽管敌人經常取得巨大胜利，苏維埃政权經常处在千鈞一发的关头（这种时候是有过的，而且協約国无疑还会来进攻我們），但是我們应当說，我們取得的經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經驗。这个經驗說明，战争提高了劳动群众的認識，向他們表明了苏維埃政权的优越性。天真的人或者浸透着旧市僧偏見和旧资产阶级民主議會制偏見的人，总想着农民会用投票方式来決定是跟布尔什維克共产党人走还是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另一种決定取舍的方式他們是不願意承认的，因为他們是民权、自由、立宪會議等等的拥护者。但现实生活作了另一种安排，农民用事实檢驗了这个問題。当农民使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會議中取得了多数以后，当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破产以后，农民同布尔什維克有了实际的接触，农民相信这是一个要求得相当多的巩固的政权，一个善于坚决地实现这些要求的政权，一个把貸粮給饥饿的人看作农民的天职（虽然貸粮得不到等价物）的政权，一个无論如何要把这些粮食交給饥饿的人的政权。农民看到了这

一点，体会到了我們的政权同高尔察克政权和邓尼金政权的不同，把这两种政权作了比較，并用通过实践来解决問題的方式而不是用投票的方式作了选择。农民現在按我們的希望解决这个問題，而且今后还会这样解决这个問題。”

(摘自“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會議”，1919年
12月2—4日。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
版第30卷第153—154頁)

二 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 反对一切战争

列宁在 190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大战之后的一些著作和言論中指出，馬克思主义者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而应当对战争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不同性质的战争应采取不同的态度。

“从馬克思主义即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討論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問題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我們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得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是在爭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們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可能同它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发生冲突的情况，因此我們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們尤其不能否认这一点的，是因为在欧洲革命史上，近百年来（125—135 年）除了有許多反动战争以外，还有不少的革命战争，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現在在西欧（最近期間也在我們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騙群众的

手段，就是靠引用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当前的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

(摘自“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卷第367—368页)

“战争是一种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东西。用一般的死板公式硬套是不行的。

“(1) 三种主要类型：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战争从被压迫民族方面来说是合理的(不管这在军事意义上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

“(2) 两个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争夺殖民地、争夺市场等等的斗争(罗马和迦太基；1914—1917年的英国和德国)。一般说来，这种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民主派(和社会主义)对它的态度是遵循下列原则：‘二贼相争，两败俱伤’……

“(3) 第三种类型：各个平等民族的体系。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除了文明的、比较民主的民族以外还有沙皇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从1815年到1905年，欧洲的情况(大致上)就是这样。”

(摘自“给印度萨·阿尔曼德”，1917年1月10日。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卷第262—263页)

“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像任何其他战争那样，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的自私利益，它是为了人民群

众反对暴君的利益，为了千百万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力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

(摘自“革命的日子”，载于1905年1月31日“前进报”。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85页)

.....

“在1914—1917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在两个帝国主义的联盟之间，我们应当反对‘保卫祖国’，因为(1)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2)帝国主义战争是强盗争脏的战争；(3)在两个联盟中，都有先进的无产阶级；(4)在两个联盟中，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成熟。只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反对‘保卫祖国’，只是因为如此！！”

(摘自“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7年1月19日。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卷第264页)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末这种战争就是正当的和‘神圣的’。”

(摘自“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5日。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卷第306页)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诫，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把俄国把全人类从帝国主义的宰割下拯救出来，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而举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

.....

“我现在请你们由个别革命家进而看看整个人民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要知道，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放下刺刀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演讲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来说。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放下刺刀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应该可怜他们的神经失常，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个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是艰苦的流血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它就必然引起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我们处于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情况下，假如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村妇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她们没有什么好谈的。她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她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的农民懂得战争和战争不同，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